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三

三之一

九

卷第三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
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共伯 僖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
也婦人從夫諡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
音 疏 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絕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
億 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

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與父母誓而
不許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詩以絕止父母奪已之意此誓云
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皆豫爲來
事之約卽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
已葬入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
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

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左氏之義既葬稱君與此不同此詩便文說事非史策屬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礼得嫁但不嫁爲善故云守義礼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卽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史記僖字皆作釐列女傳曰曹大家云釐音僖則古今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興也中河河中箋云舟在河中

字異而音同也

汎彼兩髦實維我儀

髦兩髦之

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汎芳劒反處昌慮反

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礼世子味爽而朝亦櫛纓弁總拂髦冠紱纓。髦本又作仇徒坎反髦音毛說文作髻音同礼子生三月剪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髻音丁果反味

莫肯反朝有違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綏汝誰反

之死矢靡它

矢誓靡無

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它音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

我天謂父也○只音紙

疏

汎彼至人只○正義曰言汎汎然者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是

其常處以與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髮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耦言其同德齊意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與之誓言已至死誓無變嫁之心母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我哉○傳髦者至之節○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節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髻則知髻以挾凶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

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父母有
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
矣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綏纓。正義曰以共
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
初亦如是櫛髦乃櫛纓笄內則注云纓所以韜髮者也笄今
之簪則著纓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
云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綏纓然後朝君
也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卽昧爽也又內則云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
知昧爽也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鄭
玄云文王之爲世子也非禮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
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
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鳴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
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至爲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
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爲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
而至寢門耳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櫛纓笄總拂
髦冠綏纓端韠紳摺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
不言衣服之異則纓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纓笄總拂髦冠綏
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不
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摺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

士冠禮曰皮弁弁爵弁弁注云有弁者屈紉爲紘無弁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纓則無弁矣上言纓弁者爲纓而著弁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爲弁纓是著纓必須弁也。傳天謂父。正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其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

實維我特

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之死矢靡慝

慝邪也。

慝他得反邪似嗟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緇反宣公庶子昭伯名也烝之升反載馳序注同

疏

牆有茨三章章

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

人主意異也。箋宣公至夫人。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衛宣公之長庶烝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牆有

茨不可埽也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

有淫昏之行猶牆之生蒺藜。蒺音蒺藜音梨去上呂反下同行下孟反

中葍之言不可

道也

中葍內葍也箋云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葍本又作蕒古候反韓詩云中葍中

夜謂淫僻之言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於君醜也

疏

牆有至醜也。正義

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而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違禮而害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葍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本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令有此淫昏。傳中葍內葍箋內葍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葍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使

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精明不當宣露卽引此牆有茨詩以證之是其葍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

不可襄也

襄除也

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

揚揚猶道也

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長惡也

牆有茨不可

束也

束而去之

中葍之言不可讀也

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

疏

傳讀抽箋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爲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爲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爲抽箋申抽爲出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偕音皆

疏

君子偕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九句

卒章入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以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別有小君內有貞順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德稱其服宜與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佚之行不能與君子偕老。偕老者謂能守義貞絜以事君子。君子雖死志行不變與君子俱至於老也。經陳行步之容髮膚之貌言德美盛飾之事能與君子偕老者乃然故發首言君子偕老以爲一篇之揔目。序則反之見內有其德外稱其服然後能與君子偕老。各自爲勢所以倒也。鄭以爲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此夫人既有舉動之德服飾之盛宜應與君子俱至於老反爲淫佚之行而不能與君子偕老故刺之。此人君之德謂宣姜服飾之盛行止有儀不謂內有其德也。箋夫人至誤作人。正義曰以上篇公子頑通乎君母母是宣姜故知此亦爲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以言刺夫人故知人君爲小君以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纒鑣亦謂夫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爲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君子偕老副笄六耳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

珈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筭衡筭也。珈筭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

云聊之言加也。副既筭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反。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

容河無不潤。委於危反。注同。佗待何反。註同。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政反。象服

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爲飾。箋云象服者謂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

屬。掄音遙。字又作掄。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掄狄。觀古亂反。又音官。子之不淑云如

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

䟽。首服副飾而著衡筭以六珈。玉爲之飾。既服此服其行

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之無不容如河之

無不潤。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爲得宜。此子之德

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爲淫亂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爲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首服副筭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掄翟闕翟得其宜服飾如是

宜爲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爲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註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故云所謂髮髻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爲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爲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爲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旣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如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潤。正義曰：傳以陳人君之德而駁宣姜，則以爲內有德也。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寬容之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

璞曰皆佳麗美豔之貌傳意陳善以駿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李巡與孫炎略同則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佗佗者德平易也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傳象服至爲飾。正義曰以下傳云綸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搖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綸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臯陶謨云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取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也。玼今玼今其之翟反其言以激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玼鮮盛貌綸翟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玼音此又且礼反說文云新色鮮也。

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礼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吕忱並作毗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絜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毗後作瑳字鮮音

仙
鬢髮如雲不屑髭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髭髮也不絜者不

用髮爲善○鬢眞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傳云髮美爲鬢屑蘇節反髭徒帝反髮皮寄反○**玉之瑱**

也象之埽也

瑱塞耳也埽所以摘髮也○瑱吐毀反充耳也埽勅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撻

音同本又作撻又作謫並非謫音丁革反撻音直戟反○**揚且之皙也**

揚眉上廣皙白皙○且七

也反徐子餘反下同皙星歷反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尊之如天審諦

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諦音帝莊如字

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

䟽

毗兮至如帝○毛以爲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宜服此毗兮毗兮其鮮盛之翟衣

也又其鬢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絜美也又以玉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埽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

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尊敬如天帝何由然見
尊敬如天乎由其填實如天何由然見尊敬如帝乎由其審
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填實不審
諦使不可尊敬乎。鄭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夫
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
乎。傳倫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
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卽執眞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
刻繪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云自古
衣飾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
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
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鬢黑至美長。正義曰昭二十
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竝妻
服虔云髮美爲鬢詩云鬢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
名竝妻是鬢爲黑髮也。箋鬢髮至爲善。正義曰鬢一名
髮故云鬢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
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
姜鬢是也不絜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絜美
故云不用髮爲善。傳瑱塞至摘髮。正義曰旣夕記云瑱
塞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搔

首因以爲飾名之掃故云所以摘髮葛屨云佩其象掃是也
○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
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
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
包云天之言璣則此蓋亦爲璣取其璣實也毛不明說天帝
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
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
美女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璩兮璩
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
者之義與礼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根配與傳同也
○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
別設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
文耀勾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
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責夫人之
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
莊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
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璩

兮璩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絺是紕袷也

者以丹穀

爲衣裳覆也。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袞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礼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礼記作襜衣。縐，七我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涉戰反。註：展衣皆同。沈張輦反。縐，側救反。靡也。絺，勑之反。縐，息列反。袞，符袁反。黻，戶木反。延，以戰反。又如字。蹙，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字一本無。子字，禮陟戰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美女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亂國，故云然。媛，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疏。瑤兮至媛也。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瑤兮。瑤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縐絺是當暑絺去袞延烝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故爲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亂失事君子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鄭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一邦之人依倚以爲媛，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亂國乎。傳礼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

丹穀爲之以文與縹絺相連嫌以絺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麤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縹也言細而縹縹故箋申之云縹絺絺之蹙蹙者言是當暑絺延之服者謂縹絺是繼絺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繼絺者去熱之名故言絺延之服絺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禕衣赤綌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禕衣赤綌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亦因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二章傳曰綌翟闕翟羽飾衣則禕衣亦羽飾衣禕衣以翟鳥羽綌翟以搖鳥羽闕翟次綌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耳。箋后妃至禕衣。正義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註差之以爲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綌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玄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麤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綌翟青禕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